

张潮与康熙文坛生态

王定勇

【摘要】康熙年间,徽人张潮在扬州寓居三十多年,兼具盐商、文人、选家、书贾等多重身份,资助文化事业,广泛结交文人,选刻诗文杂著,时人许之为风雅主盟。张潮与海内文士应酬唱和,为自己的各种文集邀约评语并不断刊刻;参阅他人著作若干种;留存往来尺牍一千五百通,编成《尺牍友声》与《尺牍偶存》,留下文人交往的生动记录。张潮通过诗文选评、应酬唱和、尺牍刊刻,结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文人社交网络。这个网络贯通东西南北、横跨政商文坛,关涉康熙年间的文学创作及评点、图书出版及流通、文人交游及唱和,反映了具体多样的文坛生态。

【关键词】张潮 文坛生态 《尺牍友声》 《尺牍偶存》

【基金项目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古本散曲集成”(15ZDB074);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(PAPD);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(TAPP)

【收稿日期】2018-05-11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6.2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1000-5455(2019)03-0184-07

张潮(1650-1708?),字山来,号心斋,又号三在道人;原籍新安(今安徽歙县),侨寓扬州,经营盐业,又以著述刻书为乐。张潮著述颇丰,文有《心斋聊复集》,诗有《心斋诗集》和《心斋诗幻》,悼亡诗有《清泪痕》,词有《花影词》,曲有《笔歌》,清言小品集为《幽梦影》,另有杂著若干种。张潮寓居扬州三十多年,与远近文人应酬唱和,为自己的各种别集邀约评语并不断刊刻;选刻《昭代丛书》《虞初新志》,与杭州王晔合作刊刻《檀几丛书》;另参阅他人著作若干种。其与海内文士鱼雁往来,编辑成书,分期刊刻,于是有《尺牍友声》与《尺牍偶存》,留存尺牍一千五百通。作为一位别具风格的作家、独具慧眼的选家、卓有成就的出版家,张潮在清初文坛名噪一时,时人许之为文章巨手、风雅主盟。他在创作、选文、出版的过程中,结成了以其为中心的文人社交网络。这个网络贯通东西南北、横跨政商文坛,关涉康熙年间的文学创作及评点、图书出版及流通、文人交游及唱和,反映了具体多样的文坛生态。

一、张潮的经济之助

张潮财力丰厚,慷慨赞助文化事业,并以助人为乐,“近而井里,远而关山,凡有告者,靡不周

急之,且拳拳无倦意”^①。康熙二十四年(1685)他应同乡吕起凤之请,捐资修建沭阳(今江苏沭阳)文庙。沭阳教谕吕起凤致函鸣谢:“老年台关心名教,垂念敝学文庙倾圯,慨然捐助。”^②约二十年后,张潮的善举依旧被人提起:“慨然捐金助修,迄今庙貌粗整。”^③康熙二十八年(1689),张潮受释尧南之请,出资修缮梁溪(今江苏无锡)宝安寺大殿。康熙三十一年(1692),张潮又参与了黄山脚下慈光寺的重建,方丈释海岳感念颇深,“不惟七层古佛将来永住道场,即三十六峰亦叨光不浅”^④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),张潮又应姜实节之请,“修复真娘墓、短簿祠二事,为虎丘生色”^⑤,诗人纷至沓来,流连歌咏。

张潮乐于资助文人,有加无已。处于贫穷困厄的文人纷纷写信求助,《尺牍友声》中此类信札达五十通。来自四方的友人在信中一再称颂张潮的“雅爱”“高情”“照拂”和“馈赠”。孔尚

① 吴应麟:《与张山来》,见《尺牍友声》庚集,康熙诒清堂刻本。本文所引友人致张潮尺牍,均据此本。

② 吕起凤:《与张山来》,见《尺牍友声》乙集。

③ 葛常夏:《与张山来》第一札,见《尺牍友声》三集卷五。

④ 释海岳:《与张山来》,见《尺牍友声》戊集。

⑤ 姜实节:《与张山来》第二札,见《尺牍友声》己集。

任在扬州居留三年，因张潮之力，“出有车而食有鱼”^③。张鸣珂游历缺少盘缠，得到张潮资助，“得以复游燕都”^④。顾彩离开扬州时，寒衣未制，“不识先生能以篋中故裘，稍分挾纊之惠否？”^⑤袁启旭途经扬州染病不起，“沉痾之中，屡辱轩车存问”^⑥，令其感激涕零。张韵腰痛加剧，“囊中无钱亦且闻市多贗物”^⑦，向张潮求索白银数两，用以购买鹿茸。朱慎客死扬州，张潮予以厚葬，对朱慎家人“始终照拂”^⑧，此举赢得冒丹书的赞扬。殷曙急为先祖先父营墓高原，但“畚鍤之费拮据维艰”^⑨，向张潮求助。病弱者求助治病、饥寒者索取衣食、远游者讨要盘缠、亡故者得其安葬抚恤。张潮对于求助者，地不分远近，人不分亲疏，一律慷慨解囊，赢得一片赞誉之声。陈鼎《心斋居士传》：“贫乏者多资之以往，或囊匮则宛转以济。盖居士未尝富有也，以好客，故竭蹶为之耳。”^⑩

张潮以选家、书商身份刻印书籍，所经营的书坊治清堂刻印精良，为张潮所自矜。张潮选文刻书目的并不在于盈利，而更重在邀名。歙县胡煌致函曰：“曾闻江含征先生云，吾乡山来张先生与吴园次、汪悔斋两先生文酒唱酬，今之词坛总宗伯也。先生耕耘书圃，弋猎文场，不啻教化之笙镛、经纶之彩绘。”^⑪“耕耘书圃，弋猎文场”出自南朝江总给徐陵写的墓志铭。徐陵善诗文，编《玉台新咏》传世；胡煌将张潮与徐陵媲美，点出张潮诗人与选家的双重身份，可谓贴切。张潮不惟选文刻书，更乐于将书“广赠同人，嘉与后学”^⑫。四方文友的来信中，“蒙惠佳刻”之声不绝于耳；更有众多文友索取书籍，“祈惠数部”“乞赐数册”之语汨汨不绝。《尺牍友声》辛集载苏全许札：“先生以八斗才而辉煌宇宙，使人莫可测其渊深。前蒙惠尊刻，数日以来坐卧把玩，如在水壶中已不知户外炎蒸，何旅人之庇福若斯耶。走此鸣谢，并望《檀几丛书》一览，非许无厌之求，实令人求之无厌耳。”上述“无厌之求”令人讶异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潮的慷慨大度。《尺牍友声》丁集钱岳札：“老先生著书日富，藏比卿门，视大江南北，治清堂屈指第一家耳。”张潮广泛散发治清堂所刻书，存有自我宣传之意。从四方文士的赞美之词看，他的宣传目的

已经达成。

张潮还以其人脉和资金，热心为友人编书刻书，引得募捐求助的信札纷至沓来。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，张潮出资刻印了吴绮《天都振雅》、黄泰来《清诗片玉集》、毛际可《春秋五传考异》、张炳睿《手让文》、余怀《冷云集》。张潮有财力支撑，又有书坊之便利，对于文友提出的刻书请求，几乎是有求必应。

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，比张潮年长三十多岁的江宁诗人余怀“到扬少募刻货”^⑬。他急于在衰朽之年料理生平著作，却不料遭遇盐商鲁莽失礼，怒道“沿门托钵之事，生平未为”^⑭。其实他并不拒绝依附于人，只是良禽择木而栖。《尺牍友声》已集余怀第一札：“今春料简成编，而限于剞劂，意欲藉年翁为主盟，自来募刻。不识庾元规肯为王隐《晋书》计否？”第三札中，余怀重申前说：“惟有年翁风雅知己，或可少分剞劂，所谓‘王修龄饥则就谢仁祖食，不受陶胡奴米也’。”庾亮（字元规）之于王隐，谢尚（字仁祖，谢鲲之子）之于陶范（陶侃之子，小名胡奴），均为施恩者与受惠者的关系，余怀援引两则典故，非常坦然地以受惠者自居。余怀毫不隐讳与张潮的依附关系，这种表白确属罕见，却也代表了受惠者的普遍心态。乾隆年间扬州文风更炽，盐商优礼四方文士，“横陈图史常千架，供养文人过一生”^⑮。各地怀才挟艺之士纷集扬州，扬州盐商慷慨解囊，给予资助，不能不说张潮导夫先路。

作为兼具财力与文采的刻书家，张潮对于落

③ 孔尚任：《与张山来》第二札，见《尺牍友声》丙集。

④ 张鸣珂：《与张山来》，见《尺牍友声》戊集。

⑤ 顾彩：《与张山来》第二札，见《尺牍友声》乙集。袁

⑥ 启旭：《与张山来》第三札，见《尺牍友声》庚集。张

⑦ 韵：《与张山来》第三札，见《尺牍友声》丙集。冒丹

⑧ 书：《与张山来》，见《尺牍友声》辛集。

⑨ 殷曙：《与张山来》第三札，见《尺牍友声》丁集。

⑩ 陈鼎：《留溪外传》卷六《心斋居士传》，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史部122册，第30页，齐鲁书社1996版。

⑪ 胡煌：《与张山来》，见《尺牍友声》三集卷五。

⑫ 钱寿抡：《与张山来》，见《尺牍友声》三集卷四。

⑬ 余怀：《与张山来》第一札，见《尺牍友声》已集。

⑭ 余怀：《与张山来》第四札，见《尺牍友声》已集。

⑮ 袁枚：《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》，见袁枚：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，第687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。

魄文人给予不同形式资助,因而形成了某种道义上的依附关系。按照知恩图报的文化传统,受过张潮慷慨帮助的人负有报恩的心理。一介文人 身无长物,惟有怀抱文采。他们报答张潮的方式 通常是作文揄扬张潮的德行,或者以作序、作评 的方式为张潮的著述鼓吹,或者是为张潮所编的 丛书提供文稿。少数人则以他们拥有的人脉资源为张潮搭建社交的媒介。《尺牍友声》戊集张 鸣珂札:“前承厚爱,得以复游燕都,皆属栽培之德,感谢之私,铭勒五内,惟逢人称诵而已。”除了 感谢张潮提供川资,张鸣珂还传来一个足以让张 潮振奋的好消息,“两王爷极口称赏著作,恨不能 亲聆大教为悵悵耳”;并给予张潮务实的建议,“暇时当再修片言恭请近祉,何如。盖文字之交, 正不厌其烦也。”张潮一心结交满清宗室诗人玛 尔琿、岳端兄弟,希望两位满人郡王助他在京城 文坛扬名。玛尔琿从学于毛奇龄、尤侗,岳端从 学于顾卓、朱襄,广交江南名士。毛奇龄等四位 诗人皆为张潮文友。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,康熙 三十五年(1696),岳端给张潮寄来了四首七言绝句,第四首写道:“十年彼此旧知名,隔地千山万水程。敢学淮南招隐意,愿君就见慰平生。”^③数月后,张潮收到了岳端寄赠的新作《蓼汀集》,而《寄赠张潮四绝句》则列于其中。张潮受到岳 端的垂青,归功于友人的引荐与游说。《尺牍友 声》辛集朱襄札:“主人既羨著作之富,复感殷勤之雅,每坐起叹足下不去口。”释广莲札:“去秋到京,日将足下好风雅之胜呈白。主人即欲作 诗相招入都,奈鸿羽未便,故迟迟耳。”《尺牍友 声》三集 卷一顾卓 札:“主人嘱笔致谢,兼 询起居,又嘱以后称呼竟称‘夫子’为妙。”张潮的乐 善好施得到了想要的回报。在众人的游说下,岳 端(号红兰主人)给予张潮弟子的名分。张潮终于和一位天潢贵胄结下稳定的关系,这正是他多 年的夙愿及苦心经营的结果。近七十年后,郑板 桥在献给清宗室永璚(号素菊道人)的《芳劲介灵图》中题词:“红兰主人以后,有紫琼崖主人,又有素鞠主人,皆天潢的派,词源大手笔也。恨 不得见红兰……”^④可见红兰主人在汉族文人心目中的确有重要地位。

二、张潮的文字之交

(一) 辑刻尺牍

作为高产的作家、活跃的出版家和慷慨的社会活动家,张潮与众多文人以文字订交。他在创作、选文、出版的过程中,与众多诗文名家保持密切书信联系。这些信札被他编 成《尺 牍友声》《尺牍偶存》,在康熙十六年(1677)至康熙四十六年(1707)陆续刊印。《尺牍友声》十五卷,收录四方人士寄复张潮的尺牍近千封,写信人三百余位;《尺牍偶存》十一卷,收录张潮的赠答尺牍四百五十封,收信人一百六十余位,内容包括沟通友情谊、评鹭诗词文章、交流学术观点、商讨编辑刊刻。张潮连续不断出版书信集,逐渐累积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庞大网络,社交关系得以建立并日益巩固。每位入选者都能找到相应的位置,标志着其在文人圈占有一席之地,以至文人因信札入选为荣,如歙县诗人吴从政为此喜出望外:“所更幸者,《友声戊集》竟以小札冠首,俾弟草野姓名,获与海内诸名家同列,并传不朽。此虞仲翔所谓‘一人知己’也,不意于先生得之。”^⑤这个社交网络的中心在扬州,而核心正是张潮。江都诗人方挺致函:“读《友声集》,知兄翁以朋友为性命,不徒邀结纳虚名也…… 俾风雨鸡鸣,得与群贤相晤对,以资切磋之意。”^⑥康熙年间跨越三十年的书信往来,使得以张潮为中心的文人社交网络具体可感。

张潮资助四方文人,赢得极高声望。《尺牍友声》所存信札对张潮一片歌颂之声,不乏阿谀之词。《尺牍友声》乙集沈琰札:“当代文宗,风骚之主,真海内大手笔。”《尺牍友声》丙集尧南札:“先生道德文章足为当今领袖。”《尺牍友声》辛集张竹坡札:“昭代之伟人,儒林之柱石。”《尺牍友声》壬集余兰硕札:“先生逸才绝世,著述等身,真海内一人也。”《尺牍友声》癸集冒丹书札:

③ 岳端:《玉池生稿》,见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,第225册,第53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。

④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: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(五)》,第279页,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。

⑤ 吴从政:《与张山来》,见《尺牍友声》戊集。

⑥ 方挺:《与张山来》,见《尺牍友声》丙集。

“先生为风雅总持，辉映海内。”《尺牍友声》三集卷五葛常夏札：“老年翁文章道义为海内第一人。”上述谀辞在张潮的通信中司空见惯，仅略举几例，以窥斑见豹。在一番奉承之后，写信者总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需求。在得到张潮的回应与资助后，他们又致函感谢，往往表示“逢人称诵”“逢人说项”。他们有没有兑现诺言，已难以查核。但张潮却把他们的通信刊行于世，昭告天下。从这些刊行的信札可以看出，张潮对文人的帮助确属慷慨，但也绝非不求回报。

（二）征集书评

张潮一再表示其刻书并非追逐利润，宣称“种种拙选只为扬芳，匪图射利”^⑤。张潮通过编书、刻书，为众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作者“扬芳”，同时也获取众多文士的评语为自己的著作“增色”。张潮著作可称宏富，其显著特点是带有大量评语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前后，《心斋聊复集》《心斋诗集》和《心斋诗幻》先后刊刻问世。《心斋聊复集》收文五十篇，附有评语一百三十余则。《心斋诗集》的三篇序文之后有“总评”盛赞他的才华，每首诗后都附有评语，篇幅长者竟有一页之多。不少诗篇标题下附注该诗已被某某诗集选录，张潮将选本的名字一一罗列在诗题之下。《心斋诗幻》专门议论汉诗的用韵遣字，有顾彩作于康熙二十四年的序。顾彩先后为张潮的《下酒物》《心斋诗幻》《奚囊寸锦》写序，皆不乏赞许之词。张潮的交游圈子里聚拢了一批著名曲家，如吴伟业、尤侗、孔尚任、顾彩、黄周星、郑旭旦、岳端、吴仪一、陆次云、黄官等。他们相互切磋琢磨，直接影响了张潮的杂剧散曲集《笔歌》。《笔歌》抒发文士不遇的悲慨，“半世愁中捱岁月，欲借长歌，消尽胸中结”^⑥，孔尚任等纷纷为之作评。

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，张潮刊刻《幽梦影》，书中收录了格言、警句和随感二百十九则。经过多年不断积累，张潮征集到评语六百九十九则。这些评语多半出于张潮的受患者，或是在受患者的请托下写出。袁启旭应他之请，赴京之际为《幽梦影》“恳请名家评语”^⑦。《幽梦影》汇集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警句，张兆铨称赞是一部“有格言，有理学，有创解，有幻想，有别见，有奇思，有

韵语，有趣论，有异说，有丽情，有经济，有戏谑，有醒世”^⑧的奇书。张潮成功地利用《幽梦影》结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人圈子，并且进行十分活跃的文字交流。一百五十位文人为《幽梦影》撰写评语，时间跨越二十多年，分批刊布。这些评语既有对张潮原著的赞誉，又有对上一轮评语的回应。如《幽梦影》有一则写道：“笋为蔬中尤物，荔枝为果中尤物，蟹为水中尤物，酒为食中尤物，月为天文中尤物，西湖为山水中尤物，词曲为文字中尤物。”张惣（号南村）顺其文意，称“《幽梦影》可为书中尤物”，陈鹤山则对张惣的赞誉做出回应：“此一则又为《幽梦影》中尤物。”杨复吉在写于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的一篇跋中，抒发阅读的欣悦之情：“清言隽旨，前于后喁。令读者如入真长座中，与诸客周旋，聆其警欬。不禁色舞眉飞，洵翰墨中奇观也。”^⑨更重要的是，指出了《幽梦影》具有的社交性质。

（三）挂名参阅

张潮勤于著述，挂名参阅的书籍也为数不少。康熙间，邓汉仪辑评《诗观》。这是清初人选清诗中较为突出的一种，在诗歌选本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邓汉仪耗时二十年完成这部选学巨著（分一集、二集、三集），其成书也倾注了张潮等一大批人的心血。张潮之父张习孔为邓汉仪好友，邓汉仪晚年经常得到张潮的周济，也结成忘年交。张潮全面参与了三集的校订和参阅的工作，“邗上《诗观》之三集，偶分参阅于一时。”^⑩《诗观三集》卷六杜浚诗后，邓汉仪曰：“乙丑初冬，与张子山来共商选事。”^⑪三集卷八靳治荆诗后，邓云：“张子山来把诵其诗，不禁仰遡惠风，有返辄乌聊、托荫仙凫之意。”^⑫可见邓汉仪常与张潮共商选事。《诗观三集》十三卷，

⑤ 张潮：《昭代丛书》，第18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。

⑥ 张潮：《蝶恋花》，见《笔歌》卷上，康熙刻本。

⑦ 张潮：《寄袁士旦》，见《尺牍偶存》卷四，康熙诒清堂刻本。本文所引张潮致友人尺牍，均据此本。

⑧ 张兆铨：《与张山来》，见《尺牍友声》癸集。

⑨ 张潮：《幽梦影》，第103页，黄山书社1991年版。

⑩ 张潮：《与靳熊封邑侯》，见《尺牍偶存》卷一。

⑪⑫ 邓汉仪：《诗观三集》卷六，卷八，见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，集部第3册，第41，134页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。

张潮参阅九卷,几乎参与了全部的工作。三集未竣工,邓汉仪即辞世。三集开雕于康熙二十八年,张潮为三集作序曰:“选事未竣,而邓子忽有骑鲸之变。其令嗣方回,欲与予踵其志而成之。夫予于邓子存日,尚不欲越俎而代庖,顾于其歿而遂为蛇足乎?是以仍其旧贯,不复有所增益,而识其大略如此。”^③张潮虽未对尚未完工的三集有所增益,但对最后的刊刻成书起了极大作用。

侨居扬州的徽州诗人孙默(字无言)自汇编清初词集,至康熙十六年刻成《十六家词》,又名《国朝名家诗余》。孙默去世十六年之后,《十六家词》的书版归张潮所有。康熙三十三年,余怀致信张潮:“闻孙无言词板在年翁处。弟词已写样,尚未刻成。若可附之以行,则以样本寄上,可邀梨枣之惠。”^④张潮回复道:“《十六家词》板虽贖在荒斋,但一时不能增入,以知交所惠词稿甚多故耳。数年之后,自当从事于此。”^⑤张潮有没有增刻《十六家词》,史料没有明确记载;然而可以确定的是,张潮的诒清堂曾经重刻《十六家词》。今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语所藏《国朝名家诗余》,内文同《十六家词》原刻本——康熙留松阁刻本;不同之处是十三家词集卷首署“张潮山来校”,《梅村词》版心镌“诒清堂”字样,大概是张潮重刻《十六家词》时抽换或挖补所致。研究者认为,《国朝名家诗余》之名并非孙默所定,而是张潮所改^⑥,这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推论。不管怎样,《国朝名家诗余》是清代第一个大型词总集,完整记录了清初词风的发展演变历程,张潮对于保存和传布这部总集功不可没。

卓尔堪(字子任,号鹿墟、宝香山人)是康熙朝著名诗人,编成《遗民诗》,产生很大影响。康熙四十二年(1703),歙县汪士鋐反复致函张潮转求《遗民诗》选录程守之诗,张潮亦多次向尔堪嘱托,并主动承担了此书的部分刻费。《遗民诗》行世后,卓尔堪又编《曹陶谢三家诗》八卷,今存康熙刻本,国家图书馆有藏本。该书扉页署“卓子任、张山来、印宣全阅”,依次有张潮、张师孔(字印宣,号柘园)、卓尔堪序。张师孔序云:“宝香山人既辑《遗民诗》行世,复有《曹陶谢三家》之选……刻既竣,余为之左右校讎,因识数语

于简端。”其实,张师孔对此书的最大贡献不在校讎,而在找到张潮出资刊刻。张潮序云:“卓子鹿墟及家柘园以《合刻三家诗》商之于予,予既怱怱授梓,而复道其可以合刻之意云。”可见张潮并没有参与该书的编选,他只是担当出资人的角色。张潮在序言中用语隐晦,而在给友人张渭滨的信札中则透露了事情原委:“承询《三家诗》评语未著名氏者,此书原是卓子老所点定,无力付梓,囑愚与柘园代为雕板,故不复列为谁氏之笔耳。”^⑦《三家诗》评语当然是卓尔堪所作,然而书中却未明确署名,正是为了顾全张潮的“参阅”之名。更加微妙的是,书中各卷题署为“张潮山来、卓尔堪子任、张师孔印宣全阅”。张潮之名跃居卓尔堪之前,排名由第二变为第一,大有喧宾夺主的意味。

康熙三十五年春,贵州陈鼎游历扬州,结识张潮。在张潮的支持下,陈鼎将旧著《留溪外传》由一百零八篇传记扩充到三百余篇。作为此书的资助者,张潮的付出获得了恰当回报。他为此书撰写的序被用大字刻印,置于卷首。该书有七位“评阅同人”,张潮列于首位。除此之外,陈鼎为他写了一篇传记——《心斋居士传》,收在《留溪外传》卷六。

张潮捐资刊刻的另一部书——《四书尊注会意解》(又名《四书会意解》),却招致极大麻烦。康熙三十三年,张潮在梓人引荐下着手刊刻张庸德(字紫裳)之父张中逵的遗著《四书会意解》。张潮出资七百余两白银,耗时三年告成,以诒清堂堂号刊行。张潮为该书颇费心力,甚至一度搁置了《昭代丛书》的编辑。他获得的回报是拥有该书的署名权。《四书会意解》扉页赫然印有“江都张紫裳、新安张山来两先生合订”,每卷署“广陵张庸德紫裳补校、新安张潮山来参阅”。七年之后,张庸德以种种名义向张潮索要酬金版税,二人遂交恶。面对张庸德的诘难,张潮的回

③ 邓汉仪:《诗观三集》卷首,见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,集部第2册,第512页。

④ 余怀:《与张山来》,见《尺牍友声》已集。

⑤ 张潮:《复余曼翁》,见《尺牍偶存》卷四。

⑥ 黄贤忠、郭远霜:《〈国朝名家诗余〉版本及成书考辨》,载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2012年第4期。

⑦ 张潮:《寄张渭滨》,见《尺牍偶存》卷十一。

答是：“潮止列名参阅，岂捐梓者不可参阅耶？”^③作为书商与出资人，张潮认为在他人著作上署名“参阅”是理所当然之事。

三、以张潮为中心的雅集

诗人、选家、书商的三重身份，使张潮在文坛交游中游刃有余。张潮的府第坐落于扬州新城东南角，那是盐商聚居之地，也成为文人雅会之所。“张子生华胄，雄才盖世，早负重名，自王公卿相暨贤士大夫，无不愿交张子。”^④

孔尚任于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赴淮扬一带治水。他来到扬州不久，就组织了第一次文人聚会，到场的共有十六位文士，张潮预会。当晚夜雨潇潇，众人饮酒吟诗，“或斗酒一挥，或捻须苦构，自夕达曙，潇潇之雨声不歇，琅琅之吟声若为和之”^⑤。集成《广陵听雨诗》，今已佚。翌日孔尚任致函张潮：“听雨之会，得足下为领袖，遂觉觥筹生色，吟啸可传，是日发辞吐论，惟足下为雄。”^⑥聚会的十六人中，十三人是张潮的文友，他可以左右逢源，独领风骚。张潮带去了许多书籍，不仅送给孔尚任，极有可能也分赠所有与会者。

张潮寓籍东南都会扬州，卓立康熙间文坛三十余年，“以斯文为己任，以朋友为性命者”^⑦，不时召集文人雅集。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秋，张潮宴集兴教寺。扬州兴教寺，传为谢灵运舍宅为寺，游历扬州的文人墨客偏好此处，“凡吴越骚人大半僦居于此”^⑧。张潮有《秋日移尊过兴教寺寓斋，招高蔚生、洪秋士、殷日戒、方宝臣、家侄诸石小饮，诸石以他事未至》诗，收入聂先《百名家诗抄》已集。

江南民俗，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，文人惯于此日雅集。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夏，张潮主持红桥宴集赏荷。红桥横跨瘦西湖，为扬州名胜。王士禛在扬州为官时独爱红桥，其《红桥游记》云：“循河西北行，林木尽处，有桥宛然，如垂虹下饮于涧，又如丽人靓妆被服流照明镜中，所谓红桥也。”他在康熙元年（1662）、康熙三年（1664）两次召集红桥修禊，名扬天下，“扬州红桥自渔洋先生治春唱和以后，修禊遂为故事”^⑨。二十多年后，孔尚任再次发起红桥修禊。红桥具

有文化坐标的意义，张潮在此宴集，大有追步前人、续写风流的意思。参加雅集的卓尔堪写道：“一夏苦旱，河水断流，红桥亦甚萧瑟。独是廿四日雅集，风雨骤至，满座生凉，风吹花气，高歌纵饮，为乐何似！”^⑩流寓扬州的余怀、余兰硕父子因故不能与会，深为遗憾。大约四年后，沈嵩士致函：“平山本才人吟啸之地，而阮亭先生觞咏之后，寂寂无继之者。望先生主持骚坛，重联诗社，弟虽弩下，尚可当偏师一面，倘得鞭弭以从，安知非异日之佳话耶。”^⑪将张潮与王士禛相提并论，虽有奉承之意；但张潮主持雅集活动，有意效法前贤，有力地引导了文坛风气。

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端午，张潮主持蜀冈雅集，诗人卓尔堪、孙默、连俊、朱慎、刘长会、乔寅等与会。蜀冈在扬州城外西北处，文章太守欧阳修筑平山堂于此，明清以来为登临怀古的绝佳去处。《尺牍友声》已集朱慎札：“闰五之集，二难四美兼而有之，吾兄真可谓名士风流矣。”连俊札：“蜀冈胜地，弟息疴三十年，闭处未能眺望，今惟先生雅意为诗坛牛耳。千秋大业，因勉力趋教。饭后未别倦归，勉就一诗，聊供喷饭，希亮之教之，扶之植之。”乔寅《理咏堂集》卷一有《闰五日张山来招集郊园》。

康熙三十三年秋，张潮主持西园送秋大会。《尺牍友声》庚集宗元鼎札：“翰苑名流，年翁为骚坛宗匠，弟不独重先生文章诗赋推为第一，而更重先生笃爱故交寒士，深为拜服。每当凉月清风，何尝不怀想季鹰先生也。记去岁送秋，把酒吟诗，醉扰西园，光阴如瞬。”西园在扬州城西北郊，平山堂西，为文人雅士诗酒流连之地。在这场雅集中，遗民诗人王仲儒《张山来招集西园送

③ 张潮：《与张紫裳》，见《尺牍偶存》卷十。

④ 王晔：《张山来五十寿序》，见《墙东杂钞》卷三，康熙霞举堂刻本。

⑤ 徐振贵：《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》，第1124页，齐鲁书社2003年版。

⑥ 孔尚任：《与张山来》第二札，见《尺牍友声》乙集。

⑦ 王晔：《与张山来》第二札，见《尺牍友声》己集。

⑧ 张潮：《复蒋东衍》，见《尺牍偶存》卷三。

⑨ 卢见曾：《雅雨堂诗集》卷下《红桥修禊序》，见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第268册，第113页。

⑩ 卓尔堪：《与张山来》，见《尺牍友声》戊集。

⑪ 沈嵩士：《与张山来》第二札，见《尺牍友声》壬集。

秋》有“旧好殊方连落日，欢场止酒怨衰翁”^③之句。《尺牋友声》已集宗学会札：“记九月秋杪，先生盛集宾客，于西园以兴送秋之会，是时仆独登园楼，凭轩眺望，远见栖霞、法海一带苍烟缥缈，与斜阳日脚，映射蜀冈平楚间。俯视荷枯水涸，犹有小舟箫鼓，点缀于红桥酒旗之畔。仆抚轩移时，啸咏悠然，不觉诵杜牧诗‘谁人得似张公子，千首诗轻万户侯’之句。”^④杜牧称赞张祜的诗句，被宗学会移用在张潮身上，既体现了张潮的富有，也突出了他的才情。

康熙三十四年，张潮又一次发起红桥雅集，这一次是在春天。费锡璜《掣鲸堂诗集》卷八《听莺分韵》小序云：“张山来招同吴街南、周弗庵、李大村、王景州、歙州、张谐石、闵宾连、袁中江、周轩三、卓子任、闵右诚、张进也、永孚，游红桥分赋。”^⑤《尺牋友声》庚集的一组信札皆与之相关。卓尔堪《红桥听莺》诗云：“北郭听莺好，虹桥绿荫多。一声流近远，几处罢笙歌。遶杖风前倚，兰舟树底过。吾生何放浪，于止愧高柯。”^⑥

张潮为人性沉静，寡嗜欲，“惟爱客，客尝满座。淮南富商大贾惟尚豪华，骄纵自处，贤士大夫至，皆傲然拒不见。惟居士开门延客，四方士至者，必留饮酒赋诗，经年累月无倦色。”^⑦张潮交友甚广，仅与他尺牋往来的就有五百人。他的交友圈子既有王士禛、孔尚任、石涛、冒襄这样的“大人物”，也有孙默、黄周星、余怀、张竹坡这样的“小人物”，更多的则是名不见经传的“无名之辈”。张潮从容游走在不同层次的文人之间，左右逢源，牵线搭桥，架构一个文学交流的网络。他不仅给形形色色的文士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，更巧妙地使自己成为这个舞台的焦点。

海宁诗人沈嵩士称赞张潮“以斜川浣花之风流，兼南郡方城之博雅，骚坛吟社奉为宗工，大江以北一人而已”^⑧。末一句稍显过誉，然而张潮对于骚坛吟社的引领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兴化遗民诗人李淦有言：“当今之世，拥贤自厚者，多以持筹会计为事，趋炎附势为能，逢寒士狂生则远之，四方之名流奇人至则避之。若先生之著书不倦，求贤若渴，此岂可多得哉。”^⑨可谓张潮

一生的写照。相对其他的拥贤自厚者，张潮不同俗流，对康熙文坛功不可没。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，文坛名士孙默去世二十五年之后，汪士鋐致信张潮感慨道：“今日扬州，求一孙无言以通南北声气，不可得矣。”对于获得文学声誉而言，通南北声气是一件极其重要而基本的条件。孙默编纂《国朝名家诗余》的过程中，征集送归黄山诗文，凝聚为一种推动扬州文坛发展的巨大力量的“名士牙行”的身份特征潜隐其中。^⑩汪士鋐对张潮发出如此感慨，实际上已经把张潮作为“通南北声气”的继任者。在其他文人的笔下，有着类似的表述，“惟先生为声气之归”^⑪“文章声气为当今第一流”^⑫。从现存的文献来看，张潮在扬州刊刻编撰的图书数量非常巨大，远非孙默所能比拟。不管从家世、社会身份还是个人才识来考量，张潮都有超过孙默的优势，对于文坛生态起到复杂而广泛的影响。在张潮的周围，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、影响多向渗透的群体。他们或为诗文作者，或为评点者，或为诗坛耆宿，或为清客文人。张潮充分参与文学生态的各个层面，扮演了作者与读者、文化与商业的中介角色。他的身份是任何一种其他角色无法替代的，其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实不可忽略。

（作者简介：王定勇，江苏扬州人，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。）

【责任编辑：赵小华；责任校对：赵小华】

- ③ 王仲儒：《西斋集》，见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，集部第73册，第658页。
- ④ 宗学会：《与张山来》，见《尺牋友声》已集。
- ⑤ 费锡璜：《掣鲸堂诗集》，见《丛书集成续编》，第174册，第487页，（台北）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。
- ⑥ 卓尔堪：《明遗民诗》，第696页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。
- ⑦ 陈鼎：《留溪外传》卷六《心斋居士传》，见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史部122册，第30页。
- ⑧ 沈嵩士：《与张山来》第一札，见《尺牋友声》壬集。
- ⑨ 李淦：《与张山来》，见《尺牋友声》辛集。
- ⑩ 杜桂萍：《“名士牙行”与孙默归黄山诗文之征集》，见杜桂萍主编：《明清文学与文献》，第3辑，第3—36页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。
- ⑪ 孔尚任：《与张山来》，见《尺牋友声》壬集。王穀：《与张山来》，见《尺牋友声》三集卷二。